

門之和勝開打

# 錄實戰血林桂

628.5  
2006



教員  
專用

628.  
200

血的史詩

湯恩伯題

鷹揚武烈

年廷芳



# 序言

徐鑄成

抗戰勝利了。但有些人認為，我們這次勝得很微幸。這種觀念，實在要不得。

老實說，這次世界大戰，沒有一國能微幸獲勝；勝利，都是血肉培養成的。譬如說：蘇聯的勝利，關鍵在史達林格勒的苦戰。美國更不用說，珊瑚海，中途島、塞班、菲律賓、硫磺、琉球、以及北非，義大利和西歐的登陸，打的都是硬仗。英國最初的處境甚苦，但終於在敦克爾刻之役和「英倫之戰」咬住了牙，埃爾阿拉敏一戰奠定了反敗為勝的基礎。

我們中國呢，八年來一直就沒有鬆過氣。我們的國力絕對劣勢，但始終堅韌戰鬥，如淞滬之戰，徐州會戰，武漢會戰，豫鄂會戰，以及長沙幾次的大戰，都創造了不朽的戰績。在並世諸國中，能咬牙苦撐八年而不搖不撼的，能有幾個？特別像我們那樣本來既貧且弱的國家，能夠支持苦戰如此長久，由常理推測，幾乎是不可想像的。

但我們終於苦熬過這漫長的歲月，而且終於勝利了。領袖賢明的領導，全國上下堅強的信念，尤其千萬國軍流血捐軀前仆後繼的鬥志，決定了我們的最後必勝。

我們承認，沒有盟軍的加速進攻，沒有蘇聯參戰，沒有原子彈，勝利不會那麼快。但根本上我們也要認清，勝利的基礎是我們自己奠定的。盟國勝利了，要是我們自己站不住，挺不起，那裏會有今天的勝利！今天我們慶祝勝利，決不能忘掉緬北和黔桂反攻的兩幕。新六軍新一軍戰士們在原始的野人山中進軍，與敵人搏鬥，與瘴癘毒蟲猛獸搏鬥，艱苦的經歷，

可以說是歷史空前。滇西戰士的飛渡怒江，也歷盡了艱險苦難。無論從戰績和對全局的貢獻說，這一戰，實可媲美史城之戰和南太平洋攻略戰而無愧色。今春桂北的反攻，是我們真面目反攻的序幕，我甫經整編的勁旅，由直隸南指桂柳，切斷它的「大陸走廊」，紛粹它在大陸最後掙扎的企圖。這一戰，可以說是我們勝利的「催生針」，而我戰士的旺盛戰志和成仁取義捨身爲國的精神，也特別有強烈的表現。

收復區的同胞，幾年來在水深火熱中苦熬苦守。今天勝利了，都熱切要明瞭後方的情形，要探究勝利的因素。因爲八年來，雖然必勝的信念都和後方同胞一樣，但在敵偽的封鎖麻醉宣傳下，勝利過程，真相難明。每一個收復區同胞，腦子裏都留有一片空白要填補。

這一本書，是桂北反攻的實錄，我們幾位英勇的同事，曾冒險隨軍前進，而真實地描述了這一幕壯烈的戰史。我深深相信，他們在百忙中急於出版這本書的主要目的，就是要幫忙收復區同胞填補這一片空白，使大家明瞭：我們的勝利，決非倖致。勝利曾經過這樣艱苦的催生。

勝利以後，大家當然要集中心力於建國。這工作，也許比抗戰更困難，工業化，民主化，都非一朝一夕能徹幸達成。最重要的，我們應始終維持臨戰的精神，以無比的信念和決心，埋頭前進。這一點，我們必須向戰士們學習。那麼讀這本書，不僅是回顧，也可以看到光明的展望了。

十月一日寫於上海大公報

# 桂林血戰實錄

## 目錄

湯司令官題字

李連長題字

徐錦成先生序言

桂林會戰概述

桂北收復區

同柳州前進

由柳州到桂林

桂北烽火線

桂林的毀滅

廖儼珍的故事

久助和馬

火線下的鬧市

長蛇嶺半月戰鬥記

九十四軍的歷史、敵情、人物

PLM 11/1432/OK



桂林血戰實錄

一 黃立文 一六八  
 二 黃立文 一六八  
 三 楊 魁 一七  
 四 文和輝 一五七  
 五 黃立文 一六〇  
 六 子 江 一六六  
 七 黃立文 一六八  
 八 章祖治 一八二

桂林血戰實錄

二

百戰功高的車軍長

楊魁 八五

封面及漫畫插圖

董天野

編後話

重野

•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雙十節初版 •

# 桂林會戰概述

戈衍棟

這次桂林的克復，是我們抗戰史上反守爲攻，轉敗爲勝的轉捩點，勝利之門已經敞開了，全國軍民應響影這次勝利的號召，邁開大步，挺起胸膛，向勝利之途前進，擴展我們的勝利，發揚我們的勝利，勝利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利劍，惟有勝利才能獲得我們應得的一切——榮譽幸福與自由。反之，一切是沉淪沒落，乃至滅絕。在這次會戰中我們已吮到了勝利的甘味，我在戰地已經將他細心的咀嚼過了，不是溫馨，而是健旺，不是徒然的愉快，而是實質在在的興奮與刺激，可惜我不是會頌揚勝利的詩人，也是酷愛酒與女人和戰爭的英雄，我不能融匯了我的情感，來描繪這次戰爭的始末，秋雨梧桐，風樞颯颯，我還是看着我們的一幅規復桂林塗滿了箭頭的地圖，來作一次概述好了。

## 一、戰前敵我態勢

敵人於去冬竊據桂林以後，東下柳邕，北竄龍勝，桂林城郊原有我軍築就之防禦工事，敵人稍加修葺，即可使用（記者於桂林克復後，第三日進城猶見此種工事泰半完整，守軍撤退時曾云「工事盡燬」，實屬詭報）於是其防禦桂林，已不復在近郊作工，將主要據點安置於桂穗路上。其防守兵力有獨立八八旅團，一三師團，五八師團，第三師團，四十師團，一一六師師團之各一部，共計約一萬五千人，其主力在桂林之東北兩面，良以我軍既下柳邕，敵人大陸交通之迷夢已經粉碎，且桂柳之間，無險可守，桂穗路上山嶺重疊，易守難攻，敵人守住東北兩面，尚可倖望逃生，不然我大軍，自北壓來，切斷湘桂鐵路，敵就是想從龍虎關逃走，也不可能了，敵人防禦主力現在東北兩面，我們要想攻克桂林，亦必須先將其主力擊潰



，所以我們的攻擊，也是以東北面為主，西南面輔之，担任東北面攻擊的是九十四軍。

## 二、鉗形進攻的外圍戰

九十四軍沿桂穗路南下，另以二十軍爲其右翼，二十六軍爲其左翼，東南方面，以二十九軍沿鐵路進兵，七十一軍之九十一師出擊荔浦陽朔，這一個大的鉗形攻勢是很有力量的，上月十三日攻擊開始，在北路方面，大小戰鬥有十餘次，其最著者有了嶺界，宛田村，磨石嶺，蔡崗界，岩山圩，長蛇嶺，義寧諸役，其中尤以長蛇嶺最爲激烈，東南方面，廿九軍在永福與敵鏖戰一週，而九十一師當面陽朔之爭奪，亦屬可歌可泣，蓋以陽朔山形奇特，岩洞甚多，頑抗之敵，甚且有戰至一兵一卒，而仍遁避洞中，頑抗不屈者，迫我北面克復義寧，東面克復永福，東南面克復陽朔，外圍之鉗形攻勢於以告成。

## 三、分進合擊的大會師

敵人防禦主力尙屬着重外圍，外圍方面我軍之鉗形攻勢既已成功，其城郊防禦即已癱軟，於是分軍進擊，向桂林會師，廿九軍會一日行軍九十里之速度，追擊敵人，桂林將軍橋附近稍遇抵抗，即以四營兵力入城，而這時九十四軍早已住到北校河了，九十一師也在陽朔方面沿公路趕來，廿軍自百壽趕來，先遣團一部也進入城內，廿六軍則移兵東靈川對敵後予以嚴重威脅。此種分進合擊的大會師，各部協調，及任務之劃分，極爲重要，不然時易引起誤會，幸湯司令官於事前指示甚詳，故取佔桂林時，各軍秩序良好，我軍進城是廿七日晚，殘敵完全肅清已經是廿八日中午了。

綜計這次桂林的克復，兵員死傷最多的是九十四軍，其次爲九十一師，再其次爲廿九軍，敵人的死傷約計有五千人，虜獲最多的也是九十四軍。可見付之代價最多的，收穫也一定大。

#### 四、會戰的檢討

這次會戰的勝利有其因素，主要的整軍工作已收實效，火力的加強姑且不論，在精神實已給予一般部隊以莫大鼓舞，因為已經獲得美械的部隊，有了他的優越感，覺得非打一次勝仗無以對國家統帥與盟方，而沒有獲得美裝的部隊，則打算在這次會戰中多賣一點力氣，以好的表現來爭取美裝，於是三軍奮勇，個個爭先。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，主攻部隊九十四軍，於作戰開始，就確定了越點攻擊的戰術，因為敵人的防禦工事是極有組織的，如果我們逐點消耗了更多的兵力，至其主陣地就攻撼不動了，那不是很大的損失嗎？越點攻擊的成功，是這次攻克桂林在戰術上優秀的成就，此外制空權在我們手裏，給予這次的高擊助力不少。

另外我們自己認為不甚滿意的地方，是外勤工作還須加強，前方糧彈時感缺乏，不是沒有，而是運輸不上去，不是大家有意遲緩，而是事前準備不週，還有士兵訓練不夠，美裝沒有全部完成，也增加了作戰的不少困難，例如九十四軍在衝鋒的時候沒有刺刀，很多弟兄死在敵人的戰刀之下，假如弟兄們有刺刀的話，衝鋒就更易奏效了。地方上的民衆對國軍的幫助也不够，因為廣西偏處西南，地方觀念太重，國家觀念對消了很多，作地方官吏的人，如何誘導民衆之愛鄉觀念，擴展為愛國觀念，是今後應當注意的，蓋非如此不能構成整個國防之有機體。

桂林的克復，還有一值得稱道的，是邊限克復的，湯司令官於發動攻勢時，即嚴令各部限七月底，攻克桂林，果然他們於滿限前三天克復了，這對於統帥威信，及士氣信心都是有益處的，桂林克復，迫進湘粵，使整個西南形勢為之一變，下廣州，取長衡，一般人都覺得不難了，都覺得有把握了，所以我認為這次桂林的克復，是已將勝利之門打開，勝利消息，將在我們桂林一度整頓後，紛至沓來的。

九，五於桂林南郊崇信村

# 桂北收復區

戈衍棟

離獨山過上下司，到六寨走入廣西境界，途中的錢破現象，更甚於黔南，惟有公路兩旁的樹木整齊。車行樹蔭裏，使人不無清新之感，也正因為樹木的清新鬱茂，愈顯得斷壁頹垣的淒涼。六寨那個鎮上沒有幾間完整的房舍，回來的居民，多搭起席棚，過其慘淡歲月。稻田都已插秧了，可是一般的也是缺少雨水。

南丹畸形的繁榮着，廣州灣偷運來海味及敵貨多在這裏成交，頗像前一二年廣東的沙坪。油魚前些天只有六七萬元一石，現在才漲到十數萬元，公路上的那條大街，被敵人破壞的最慘，只有衛生院和湖南會館還剩幾間房子，城裏情形稍好，大概是因為房子疏落的關係，廣西很多城市，都是城裏沒有商店，而在城外有墟，行政人員及紳士住在城裏，留城外一片地作為商人的交易所，所以買賣東西，不在城裏。南丹是很典型的，城裏有些大房子，中間還有些小溪流着，雜以大樹新林，頗稱清幽可愛。所謂墟上則人烟稠密，嘈雜忙亂不堪，被破壞的那條公路大街，現在依然是商賈雲集之區。破碎的房舍中，又驟然增加了人口，所以到處人滿，而大小便則在每家的破房後星拋雲散，令人踏腳不下。盛夏時期，衛生不堪設想。那條大的一條街上沒有一家有廁所，湖南會館善後救濟總署黔南主任辦事處南丹分處也沒有廁所。高主任文伯前到南丹，曾與縣府籌商建立公廁，用費是與縣府平均擔任。但是縣府說是「無錢」，到現在還沒有辦。辦事處將計畫獨資建立一個示範公廁，作為提倡。可是特察里在城廂區公所對門正在興建，最近可望成功。

在南丹的醫務衛生機關有三個，一個是內政部衛生署的疫防隊，一個是紅十字會的醫療隊，還有一個

是公館救濟隊，三個機關統由救濟總署南丹分處指揮。該處動員三機關的人力，出資五百萬元，在衛生院舊址，成立醫院一所，有病床三十，已開始收容患病難胞，關於難胞救濟，該處登記者有三百餘人，而每日前往就食者僅百五十人左右，於是該處於試辦粥廠之後，根據調查改發每人每日食米一斤，其能自力謀生不往就食者，就粥米均無了。發米處所有二，一在城區，一在小場（即火車站附近），收容所在城廂區公所內。有難胞七十餘人，半數以上是病人，供給食宿以外，還有兩次豆粉吃。善後救濟總署楊專員以外，還有浙大新畢業的兩個學生在那裏主持。開飯時我們曾往那裏參觀，大體還可吃飽。

南丹地方人士曾向救署請求設法貸給耕牛，但需要數量始終未查出，所以事就擱起來，可是市面上每天宰牛兩三隻應市，據說所宰者均為老牛病牛，是否如此？也無人認真查考過。

河池比南丹被敵人破壞得更徹底，可惜我們過河池時沒有下車。救濟總署以戰後農村復興，磚瓦大量需要，分別貸款四百萬元給河池南丹兩縣成立磚瓦廠製造磚瓦，供給修建之用，大山塘殘骸比獨山更多，攤爛路旁，無人收斂，狀至難看。金城江還有些零亂機器及鉛塊等堆積着。抗戰初期政府曾提倡人民搜集碎銅爛鐵獻給國家，現在這些東西為什麼不好好的收拾起來呢？

過三門江後，田就有些荒蕪着，沒有耕耘的原因是敵人以宜山為柳州外圍，這裏又是宜山的外圍，敵人在它的外圍線上活動較多。懷遠被敵人破壞得也很厲害，那座大鐵橋，像遭受了腰斬的巨象，分作兩段躺在河裏。宜山留下的房子較多，但多已門窗破爛，屋頂洞穿，空有外形，不能居住。總之，桂北公路兩側房舍，無間城鄉，完整的很少。我們很可以從這一帶收復區，想像到將來各地收復區的情景。敵人於撤退時所加諸中國人民的災害，更甚於進攻的時刻。這筆血債，將不是可以用數目字提出來要求償還的。

宜山三十一鎮，沒有一個地方沒到過敵人，全縣被燬房屋有二十萬棟，被殺耕牛有十五萬頭，可是地方武力在敵人嚴密控制下一天天的成長，給敵人的打擊也很多，使它不得一夕之安枕，不能架設一條超過

十里路的電話線，淪陷整整七個月的時間內（去年十一月到今年六月十四日），他們共得到敵人戰利品有一萬七千餘件（包括輕重武器及公文）。「七七」那天縣府作了一次戰利品展覽會，現在那些東西已經送省，全省民衆抗戰的成績，也將要舉行展覽。全縣城鄉的房子也沒有門窗，但是可以做門睡覺，小偷極少，原因是老百姓多數有槍。現全縣登記報告的有四萬枝，據估計至少要有十萬枝，現在治安雖然不差，但是民間藏槍太多，在建設時期是不甚好的。這些槍的來源，一部分是奪自敵人，也有一部分是國軍遺落的。政府似應認真調查，切實掌握。將來一切收復區內民間槍枝問題處理是應當注意的。宜山淪陷時，縣城裏還有三千多民衆，據說多爲外省人，僞維持會長是陳逆始一（宜山人，曾任某中學校長）現在已被押在縣府裏。地方上這一類的小漢奸怎樣處理？政府似亦應早作指示。

外省人因爲言語不通，地理不熟，在宜山附近殉難者，據估計約有三萬人，這個數目甚可驚。地方民衆因爲地理熟有組織，雖與敵週旋，死傷倒較少。敵人在宜山沒有佔了甚麼便宜去，據蕭縣長語記者，敵人死在宜山的恐在萬人左右。

宜山的街道表面在桂北各地還算較整齊，市面也一天天的繁榮起來，可是有庭院或僻靜的地方，依然草蒿數尺，使人不無淒涼之感。在初收復的時期，因爲籌碼沒有，金價僅三萬餘元，那時正是淪陷等地金價突破二十萬的時候，現在已漲到十三萬元，中央銀行即將在宜山復業。這裏牛肉便宜，二百五十元一斤，米六十元一斤，一般說來，桂北初收復的地方，物價都不太貴，但稍久便又漲起來，現在全城江南丹的物價已和獨山差不多了。

文化食糧在收復區內極缺，詩作家胡危舟，於宜山克復後兩週在宜山出版油印報紙「光報」，每日印八百份，售價二十元，尚供不應求。他們止預備集資三百萬元加以擴充。因爲埋伏在地下黑暗角落裏的人，初獲光明與解放，他們是最需要一種新的文化食糧的。胡先生的「光報」，雖然是個小型報，而格調是

很正經的，所以在桂北附近幾縣裏是很吃得開叫得響的。而他本人自陷敵後，以至於重獲自由、宜山光復，所受的苦難，也不是一般人所可想像的。現在他們全家數口沒有一疋棉絮，沒有一頂蚊帳，可是他還安貧樂道，很勤勉的作自己崗位上的事，這是非常值得欽佩的。沒有螢火閃爍於人間的可貴。

從宜山到柳州的坦途上，稻田也有些在荒蕪着，而已經插下去的秧子長得比較好，房舍破壞和宜山上差不多。路軌及破壞後的車輛還在鐵路上。以前傳說敵人已將路軌拆走，顯見不確。記者到柳州後，即去兵站司令部，司令部派車送我們去看湯恩伯司令官。在兵站部的樓下，有兩處插着標誌，「此處有地雷，行人小心」。躡足走過，毛骨悚然。訪湯將軍後始知桂林已於前二日克復，他們明晨即可派吉普車送第一批記者去桂林，我們還算正趕上。薄暮隨同業數人，巡視柳州南岸，房舍已燬十分之九。據說，江北岸稍好，尚幸存十分之二三。柳江碧澈如常，鐵橋殘墩矗立中心。里許外仍可望見，惟兩岸被毀之房舍，如骷髏羅列，似在對江流控訴着冤狀。明晨我們就去桂林了，聽說敵人对桂林破壞更慘，而且自二塘起即埋伏地雷，直至市區各地，我們的掃雷車已經開去。桂柳是怎樣克復的？容再續報。（七月二十九日晚寄）

## 向柳州前進

黃立文

院子裏的馬俾我們走了，雨還下得很大。

副團長楊雲霖，少校參謀王嘉，我和翻譯官周北江，美逆絡官黎可里上尉，不假言笑的電報生基實，大胖子弗林，以及在好萊塢環球公司當攝影師，混得頗有錢頭的綠蒂，紛紛跨上馬背，冒着大雨，向前去了。

弗林騎的是一匹南方產的灰色馬，這匹馬小而跳皮，他高大的身軀壓在上面，就像騎了一頭狼狗，兩個腳吊垂着，幾乎觸到了地面，搖呀擺呀的，好幾次要將他摔下來。而他自己，披着雨衣，戴了一頂「羅賓漢」式的帽子，不停地扭着鬼臉，右手拿了一枝乾蔗桿，老是模擬擊劍的姿勢，引得大家都笑了。我騎的是一匹高大的白馬，這馬的時候爭先選得的，心裏很高興。誰知倒霉的是這匹馬雖屬優種馬之一，却是一匹母馬，肚裏還有小孩子（走了五里路，王參謀才告訴我的）走起來慢吞吞。先得我常常喊他們：「等一等！等一等！我落伍了。」而且後面還隨着一匹小馬，寸步不離，小馬頸上的銅鈴，朗朗地響，初聽倒還有趣，聽慣了就索然無味。何況六七十里的風程，這簡調的聲音總跟在後面，當然會使人生厭而至於發氣。

雨還是下得很大，下了十二天了，尙無晴意，悶得要命。起初，我們走的是鐵路，鐵路上梓樹的枒枝，碰了好多次額頭。馬走在路基上，又給枕木，鐵軌和亂堆起來的碎石踢痛了脚。有人提議要走鄉村大道。在鄉村大道上走了一段路，由於雨水過多，黃泥變得稀爛，馬蹄一陷進去就煞費工夫才拔得出來，使得大家都異常暴躁，祇好又折回鐵路去。

經過洛滿（今日拂曉前方攻克的，是黔桂路上柳州宜山間的一個大站）沒有休息，人人都已得到長寧鄉。離長寧十華里，停下了，實在肚子餓得發慌，不能不補充，不然，就再也走不動了。馬伏牽了馬去喂。我，周北江，黎可里，弗林和一個小勤務，在村子裏一家僅剩下來的屋內生了火，一面燒水，一面拿出罐頭來在火上烤，準備過了時的午膳。這時候，副團長楊沛霖用小刀削去軍用電話線上的絕緣膠體，和住在長寧鄉的團部指揮所通了一句話，聽口氣，非常樂觀，內容我們可就不知道。等到吃完了的乾糧和咖啡，抽了幾枝烟，我們又再跨馬上路。

上了路，我一想，剛才他們打電話的神氣，一定我軍又大大推進了。於是，我喊周北江，因為離得相當遠，我要提高了嗓子。

「周翻譯官！周翻譯官！」

「哈囉！」

「我們今天可以到河西村了。」我說。

「河西村？」他不熟悉柳州，所以重覆了一句。

「唔！就是柳州城外的一個小車站，右面是西山飛機場，左面對江是柳州西門。」因為我知道，同時覺得這判斷不會錯，心裏很興奮。

「不會吧！」

「你問問楊副團長！」我說。

「對！今天可以到河西村站了。」楊副團長不等我們問他，就插了進來。

「O！K！」周北江無意地揮了一下手裏的鞭子，他騎的那匹馬着了痛，便潑潑地向前奔跑起來。跑了有四五十公尺，才將馬帶住。



到了長寧鄉。長寧鄉還沒有居民，房子大半都已破爛，祇有一部份參加昨晚由背後冒雨突襲洛滿的弟兄們在街上休息，他們堆了熊熊的大火來烘衣服和軍毯。看見楊副團長來了，都紛紛向我們讓座。因為急於要找何團附，我們沒有坐下。就蹙進一條小巷去了。

會到了何團附，知道河西村確實可以去，不過恐怕路上的敵人還未完全肅清，危險在所不免。我們在那裏吃了一杯茶，又匆匆出來，要在天黑前趕到河西村。在鐵路邊，我突然發覺了一部搖車，大約是黔桂局道下來的。下馬一看，左邊的搖桿已經沒有了，座位也崩了四份之一，主動齒輪還很好，就是牽引輪鬆得利害。我立刻向他們提議，坐搖車去，唯一的理由是快。第一個熱烈響應我底提議的，當然是大胖子弗林，他那匹馬也給他吃够苦頭了。其餘的人，覺得這玩意兒新鮮，也不願反對。請了幾位士兵來幫忙，大家一齊動手，將搖車搬上了鐵軌，他們就想坐上去——因為他們不知道這車子有毛病。我將他們趕了下來，去找了一柄刺刀和一柄鶴嘴斧，動手修理。沒有適當的修機工具，祇好修到認為路上不會出毛病的那種程度就算了。等我一放下東西，他們都各自據了座位，我祇好危立在搖車的踏板上。黎可里和王嘉，周北江和弗林，分兩頭握着搖桿，用力搖起來，車輪一滑動，順着坡道的傾斜，車子就向前疾奔，毫不費力的跑了三公里。三公里的順斜的走完，車子就不肯動了。我下來推了一下，他們在上面一用力，又緩緩地向前進。

當我們的車子慢慢地走的時候，突然，槍聲響了，山竦疎落落而麻密起來。顯然是日本人的三八式步槍向我們射擊，但發聲的地方很遠，我們懶得理它。依舊若無其事地搖着自己的車子。

槍聲追蹤着我們，流彈從兩旁掠過，其實因為不習慣，臉色漸漸蒼白起來，在車不說話。站在旁邊的勤務——小鬼李紹棟，是一個湖南娃子，扮了一個鬼臉頓着脚向他嘲笑。（在楊團長面前，不敢十分放肆）左手牢抓坐位的橫欄，以免掉到車子外面。但，無論他抓得怎麼緊，却真的掉下來，摔在路軌旁的碎石上